

《自我放逐的下午》

中文系三年級
星沉

「生鏽的感情又逢落雨天，思想在煙圈裡捉迷藏。」

我一直以為這就是一個醉酒的人，眼中所應該看到的景象。但，原來並不。窗外是在飄灑着雨不錯，可我並沒有感到鏽跡斑斑，可能是因為我根本無法看到感情的樣子，即便可以，大概也只會是灰濛濛的，決不會是銅鏽這種軟綿綿的色調。思想倒是斷斷續續的，捉迷藏般躲着我，沒有一圈圈煙，卻慢慢沉溺在雨霧中。看到窗外雨水漫漫，我想起那些狼狽的路人應該更需要一個救生圈，在大雨中飄着不是更自在麼，一如月亮浮沉在銀河的迤邐中，又像是一輛意外衝到海中的卡車，最後只剩下一個車輪在隨波逐流。

似乎還是月亮更貼切。我有時會疑惑，月亮到底是屬於李白抑或蘇軾的，反正都是不得志的醉鬼。我想起李清照，不，應該是李商隱，因為月亮合該是嫦娥的，而《嫦娥》是他的。聽說嫦娥也好酒，醉了，才敢讓月盈。

世間不圓滿的事物多的是，就像身畔的酒瓶。那瓶子是空的。其實也不算空的，裏面有空氣，瓶底還殘留着幾滴……水。也不算錯，這麼淡而無味的酒跟清水又有何分別。但瓶子的確算不上是空的，它容得下陽光的窺視，容得下或靜謐或暴躁的聲音，也容得下時間。而時間相等於空間，只要有時間和空間，它便不會總是空的。但瓶子確實是空的，因為瓶內的酒被喝光了；瓶子被發現是空的，因為喝酒的人醉了。

「忽然傳來上帝的聲音。我知道我應該出去走走了。」

雨仍未有停歇的跡象，我卻矛盾地想出去走走。如果這狂暴的天氣真的來自上帝的恚怒，祂也決定要捨棄人類了麼？我知道我應該出去走走了，並不因為末日可能的來臨，純粹是想起了，我應該出去走走了。

但我仍然疑惑，不是疑惑出走的原因，而是到底外面有甚麼。我嘗試想像一片灰濛濛的霏色，在未知的情境中蹣跚彳亍，然後走進街角的一個小酒吧。可能有一個待者端酒來，也可能要我自己去取，又可能酒吧其實早已打烊，而我只能冒着雨在門外躊躇不定。

我把最後的幾滴酒灌下，決定放逐自我，就用這個下午，而且就只有這個短暫的午後。所以空白的靈魂才能吐出了同樣空洞的文字，我想把這堆言之無物的東西委過於酒精，但我不能。因為我並沒有醉。我清醒地知道。

「思想又在煙圈裡捉迷藏。煙圈隨風而逝。」